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玖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林昌彝撰

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首
一卷目錄四卷・之二

清同治三年廣州刻本

貳輯・玖冊目錄

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首一卷目錄四卷・之二〔清〕林昌彝撰

一

〔清〕林昌彝撰

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首
一卷目錄四卷・之二

清同治三年廣州刻本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臣林昌彝學

社稷

王社

大社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郊司農云祭之社先所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注畿封人掌設王之社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壇為畿封而樹之注壇謂壇及壝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

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注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畢出里唯為社田

國人畢作唯社工乘共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注社祭祭州長祭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注社祭祭州長

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騂牲毛之注陰祀祭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厲山氏

湯遷之而祀稷王太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注禱祈禱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

車肆師次祀用牲幣注平謂次祀又有社稷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

位注社軍社也封于大神注社及方嶽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

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注社祭土為取財焉粢人凡祭祀社壇用大鬯司

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

祭地元注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

禱祠大師宜于社設軍社注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日所謂軍以師行被社費鼓祝奉以

者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

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係郊祀于社注鄭司農云謂保守

無令寇侵犯之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

焉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掩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牆士師若祭勝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會子問曰諸侯適

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穀地

也注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

利又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

神之祭體也注天地人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之別體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牆謂北墉社內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毫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社所以神地之

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雷亦土神也唯爲

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工乘共榮盛所以報

木反始也注單出里皆往祭社君親誓社以習軍旅祭法曰王爲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

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率衆也大夫以下

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屬

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爲社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周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今謹按羣經中所引社禮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三

記郊特牲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云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

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主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

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異義云郊

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按郊特牲云四字據異義疏證補又云社者神地

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

公豈上公也尙書召誥正義引左傳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

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見

書召誥正義不言出異義案毛詩甫田正義引鄭駁異義云

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又鄭駁

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

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按

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上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

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

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周禮大

宗伯疏引孝經緯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

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閭陳氏壽祺

五經異義疏證云白虎通及鄭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

曰歲再祭之何春秋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四

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案仲秋舊作仲春誤

春求引援神契以證秋報獲與稷古通盧學士校本於以證

令補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十字於引援神契義未引月

補祈穀仲秋考毛詩載芡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

稷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

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小雅甫田以社以方鄭箋云秋祭社與

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合之援神契所言是秋亦社祭

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案御覽所引禮記月令疑是唐開元御定月令許氏五

經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

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

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

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倉同左氏義禮記郊特牲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闕陳氏壽祺云此引司徒五土名當有全文正義畧此五土地者云云三十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而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嘒嘒原隰下云黍稷彧彧舊譌作下之黍稷或云六字闕陳氏壽祺云信南山正義曰獨原隰以爲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云云據此是鄭引詩自嘒嘒原隰下至黍稷彧彧也今更正此六字其引詩三章不悉補姑仍正義之舊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五

米祭稷爲難周禮大司樂賈疏引鄭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按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倉火土者何案此舉周禮問答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無有代者毛詩甫田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尙書堯典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案此與周禮疏所引異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六

是鄭不以黎兼二祀爲定說也毛詩甫田正義引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乎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是鄭以后土爲地之大名或言土神或言社理皆可通也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利地利據此社若是地應云定天位阮齊萬氏世美曰應云定天位天字當作地字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綈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

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牛二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七

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

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按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劉注又引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八

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霽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非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

從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饗郊禋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傳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禮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九

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禮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禮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稱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

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均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十

正不可稱是鈎枚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子豈好辯哉予豈得已哉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按晉書十九禮志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棗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

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冤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士

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尙書召詔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按時成祭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

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从何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按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覺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尙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又按通典禮五說曰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士

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縋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縋而祭也禮器祭法正義云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閩陳氏壽祺云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社古文社是許从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

社國社也卿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正義云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此鄭義也又按續漢書祭祀志下引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左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又按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圭

依合朔儀注曰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不言禮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按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

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甯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書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齒

而五社各異也陳氏禮書云社所以祭五土之元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曰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工氏之子稷配以柱列山氏之子商之時又易柱以稷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

王社侯國中之土而而已無豫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大社之東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士孔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濟武帝議帝社南向大社及稷東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穀梁曰天子親耕故立社社爲藉而設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必有稷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士五

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今謹按所引孔安國乃僞孔王肅說也其注尚書云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然鄭君注禹貢已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諸侯之國社則受則解惟土五色爲社者不始於王肅也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則則五丈韓詩外傳其主則石爲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言雍社抱社也其列則社東而稷四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

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祠于公社春祈而歌載及

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伯小宗大

故天裁之彌祀大君行有宜宮成有岨此祭之不常者也祭

之常者用甲其它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裁則

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

其祭血祭其罇有鬯用大罇而鬯人掌之則有鬯祿可知其樂應鍾其舞帔舞

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

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社而

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戊

亥爲社曰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大稷爲稷社皆臆論也近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六

江都焦氏循羣經宮室圖云白虎通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竝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壇壇與壇埒也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埒于四面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

社於國中其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釐以黃土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
封按尚書金縢篇云為三壇同壇馬氏注云壇土堂祭法云
去壇為壇注云除地曰壇封土曰壇鄭風東門之壇傳云壇
檢諸本字皆作壇壇字異而作此壇正讀音曰壇蓋古字
得通用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
正義云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
地壇垣者則讀為壇也蓋壇從單壇以單音同故相通借據
義各殊也說文云埴卑垣也蓋壇為擁土之名故壇埴均
謂之壇周書之壇獨指壇言其壇之土有五色也春官大司馬
凡祭社壇亦以壇言五色土之說亦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七

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白虎通引
春秋傳云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
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
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絜清也蔡氏獨斷云天子大社
以五色土為壇皆與周書說同禹貢徐州貢土五色鄭氏注
云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社之用五色土無疑也胡氏
漢書武帝賜齊王閔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
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注云北墉社內北
牆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于王路之右起兩社策垣
壇祭以酒脯食以犧特尊之曰社垣與墉同類是壇外有垣

周之也鄭氏以為增埴則所謂墉者第埴土為卑垣以觀禮
會諸侯之壇例之當然郊特牲正義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
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蓋觀四方之諸侯
故四面有墉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其云稷
壇在社壇西即蔡氏別壇之說竊為五事以辨之封人掌設
王之社壇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引孝經緯云社是
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是五土之一耳五土者山林
屬木川澤屬水邱陵屬火墳衍屬金原隰屬土洪範五行五
曰土又曰土爰稼穡又曰稼穡作甘是穀屬於土稷者五穀
之長故祭原隰之神謂之稷原隰已在社之中又立稷壇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六

有二稷矣其辨一周書言社壇用五色土蓋青土山林也赤
土邱陵也白土墳衍也驪土川澤也黃土原隰也今於社壇
之外另立稷壇將亦用土五色與是仍社矣將純用黃土以
象原隰之神與則社已冒有黃土矣明堂之側別無太室大
社之右另立稷壇無是制也其辨二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
社為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無疑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
尊卑之位紊矣其辨三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使有二
壇每壇方廣五丈並得十丈屋必離壇以編棧則又兼以四
面餘地及中相間之餘地屋已廣十餘丈較九筵之數已將

倍之是誠社之屋大於明堂也且壇中不可以立楹柱此十餘丈之楹棟豈柴棧之壁可支與其辨四大司徒封人言社稷之壇封人邕人亦獨言社壇小宗伯言右社稷匠人亦獨言右社不聞有獨言稷者白虎通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立祀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文雖殘闕不可詳說然云爲社立祀謂之稷蓋於社壇之上兼祀稷也以原隰之神有生五穀之功故獨表而祭之而配之以后稷也小宗伯大帥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襄公二十五年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九

傳陳侯擁社以待於朝是祭社則壇上另設社主鄭氏云以石爲之以此準稷蓋亦有主祭時同設於社壇上故白虎通曰立其神而不曰立其壇也其辨五舉此五事無稷壇明矣陳氏禮書謂王社無稷壇又云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此據漢魏官社無稷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以王社不祀稷無稷壇大社祀稷另有稷壇余則謂皆祀稷而皆無稷壇也秦氏蕙田云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穀無以生國以民爲本故建國以社稷爲先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

祭之于地之中別而爲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通乎上下也陳氏寶泉云王鄭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句龍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二也其失者社卽地元一也稷爲原隰二也稷爲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其失者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二也朱子注孟子云社土神稷穀神最爲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祭之若云地祇則惟天子得祭而非社之謂矣又案社神穀神鄭王之辨詳矣仲長統以爲社五土之神稷原隰之神正不如邱氏所云社爲土地所在之名稷爲百穀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古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天下有百穀而始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其萬邦作乂烝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國而後有國有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以守其胙土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則自大而漸小由廣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可云五土也若一鄉一里何山林川澤原隰邱陵墳衍之有則主人土者固非而謂爲五土之元者亦未是矣至以稷爲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土中原隰重複而失五穀養人之義矣

今謹按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

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五句魏書及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引並同初學記及禮記郊特牲正義陳氏禮書作
尚書無逸篇無字誤衍或當作亡謂尚書篇數之亡逸者也
古亡無通傳寫誤亡爲無白虎通齊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
天子齊亦其例也今本尚書大傳毋逸傳有此文乃後人綴
緝者屏入近儒仁和孫之騷輯尚書大傳召誥傳引大社五
句江氏聲著尚書集注音疏堅執爲書無逸篇之佚句而以
亡之與逸二字有辨力誤凡稱亡逸者爲妄段氏古文尚書
撰異用其說然則大社惟松五句亦將緣初學記禮記正義
之譌交入之尚書無逸篇乎且尚書大傳無逸作毋逸見因
學紀問卷二不作無字偏考諸書未有載尚書大傳引毋逸
佚句者此何據也高郵王氏引之云白虎通引書無有舉篇
名者不應於此忽亂其例斯言足以破惑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三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金華王家齊校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四

諸侯社

大夫社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王
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曰家主中
霤國主社示本也會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白虎
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北方黑冒以黃土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
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祀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四

一

于東方取青土封于南方取赤土封于西方取白土封于北
方取黑土封于上方取黃土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
于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
茅授之以立社于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爲
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召諸用
牲于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無逸篇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陳氏禮
書云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制用少牢與天
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
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

者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土五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粉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又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于義或然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止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唯社止乘共案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者也禮書云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于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于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鄭氏謂西廡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二十五家爲一社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卿之內族祭黨祭禁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後祭之

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禁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謁作唯社止乘共案盛蓋單出里則家出一人畢作則羨卒盡起止乘共案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社則宜止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止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于秦

市社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濇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後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饗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主遷于石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